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

古代兵經

存公

冊 上

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印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古代兵經

總目錄

第一 孫子

第二 吳子

第三 司馬法

第四 尉繚子

第五 黃石公素書三略

第六 姜太公六韜

第七 諸葛武侯心書

古代兵經 總目錄

第八

唐太宗
李衛公問對

第九

戚少保治兵語錄

第十

增補曾胡治兵語錄

古代兵經

司馬法目錄

仁本	一
天子之義	二二
定爵	四二
嚴位	六七
用衆	九〇

古代兵經

司馬法

司馬法出於何時。當齊威王之世。大考穰苴之法以治兵而諸侯朝齊。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法。而附穰苴於其中。號曰司馬穰苴兵法。

穰苴在齊司馬也。因號爲司馬穰苴，故其書曰司馬法。今考其書。有春蒐秋獮之法。有振旅治兵之法。有發之。九禁之法。是皆得於古司馬遺意也。嘗考之藝文志。曰。古司馬法得百三十篇。今所存者五。何者歷世既久。簡編殘缺。而爲後世之所刪定。學者能於五篇之中。而攻之。亦足以發矣。不然。雖多亦奚以爲。

仁本

古者以仁爲本。以義治之之爲正。正不獲意則權。

以道而服人者。兵

之常。反經而合道者。兵之變。正常也、權變也。權之爲義。非譎也。權一時之宜。將以反經而合道也。兵以愛人爲主。故本之以仁。兵以合宜而動。故治之以義。二者兼盡。謂之何哉。謂之正也。此服人之道也。苟其仁義有所不能也。聖人又安

能忽然哉。故正不得已則有權焉。權者權時之宜而爲之戰也。湯武之師。仁義之師也。湯之所以割正夏。武王所以大正於商。皆正也。桀紂之君。有非仁義之所能化。湯武又安得而已之乎。故又有所謂權也。鳴條牧野之師。此湯武之至權也。

權出於戰。不出於中人。

中人有二說。一曰。中人者執中也。一曰。中人者宦人也。宦者之說。如唐使宦者監軍容是也。執中者。如孟子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。中人之所爲。守一而不知變。是孔子所謂未可與權之人也。權變之道。實出於戰。豈守一不變之中人。所能爲哉。此湯武之所以興。漢高祖唐太宗之所以起。戰爲有權。中人豈知所謂權。此泓之戰。宋襄所以敗。井陘之役。陳餘所以死。皆中人之所爲。不足以言戰之權也。

是故殺人安人。殺之可也。攻其國愛其民。攻之可也。

以戰止戰。雖戰可也。

兵有所可用。雖堯舜大王。不可得而舍。兵有所不可用。雖秦皇漢武。不可得而強。何者。兵之爲用。伐罪弔民而已。苟利於民。何憚而不爲邪。不然。是以燕伐燕。民何望焉。況帝王舉兵。爲天下倡。豈專以殺伐爲哉。故殺一人。而天下爲之舉安。殺之可也。爲所殺者少。而所安者衆也。黃帝有阪泉之戰。堯有胥敖之伐。舜有三苗之誅。非

欲安人乎。攻其國愛其民。攻之可也。爲其所攻者暫。而所安者久也。湯有鳴條之師。武王有牧野之戰。高帝有入關之舉。非所以愛民乎。至於戰之爲事。亦欲以一而止百。然後可戰也。吳子曰。一勝者帝。又何嘗以窮黷爲哉。文王一怒而天下安。晉文一戰而伯業成。是也。君之於刑豈務殘民而快其私慾哉。刑期於無刑也。無刑而後可以用刑。止辟而後可以用辟。無訟而後可以聽訟。然則安人而後可以殺人。愛民而後可以攻國。止戰而後可以用戰。雖然可以無殺無攻無戰乎。無之亦可也。然不殺之無以安。不攻之無以愛。不戰之無以止。法以可也爲辭者。言其苟不如。此則不可也。惟能如此。而後可爲也。

故仁見親。義見悅。智見恃。勇見方。信見信。

用兵之德不同。而下之

應之者亦不同。上表也。下影也。未有表正而影不隨。上聲也。下響也。未有聲動而響不應。我之所以用兵者既有不同。則其應之者。亦隨所感。上有仁以愛人。則人莫不親。有義以制宜。則人莫不悅。智足以謀。則人賴之。故見恃。勇足以戰。則人効之。故見方。信而不疑。則人信之。孟子曰。君行仁政。民則親上。三略曰。仁者人之所親。仁足以及人。則人必親之。武王散財發粟仁也。故同心同德。見於三千之衆。傳曰。義以宜之。略曰。義者人之所宜。事而合義。則人悅之。武王

以至義伐不義。箠食壺漿以迎王師。法曰。智爲謀主。故人賴之。湯以天錫之智。故兆民賴之而伐桀。法曰。在軍見方。勇則先登敢爲。故人効之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。勇也。致三千臣莫不同力。語曰。上好信則民用情。上能以信待之則人不欺之。光武推赤心置人腹。而人亦以誠待之。若夫小惠未徧。鳥足以見親。小義未宜。鳥足以見悅。閒閒之智。何足恃。妾婦之勇。何足方。小人之信。何足信哉。

內得愛焉。所以守也，外得威焉。所以戰也。

內有恩以結人。則人心必悅矣。

以之保國。將不守而自固。外而有威足以制人。則人必誠服矣。以之用兵。人將樂爲之用。夫兵之爲用。戰守而已。以守則固。以戰則克。無他。愛與威也。法曰。愛在下順。威在上立。愛威兩全。何有施不可。且以將觀之。其威德仁勇。足以率下安衆。怖敵決疑。猶且人不敢犯。寇不敢敵。况有國家者乎。傳曰。衆心成城。此言守也。法曰。畏我侮敵。此言戰也。

戰道不違時。不歷民病。所以愛吾民也。不加喪。不因凶。所以愛夫其民也。冬夏不興師。所以兼愛民也。

易之同人。同人於

宗。不若同人於郊。於郊不若同人於野。同人於宗。各惡其獨愛也。故各同人於野。兼愛也。故亨。聖人愛人。豈獨愛其愛哉。欲兼所愛也。聖人愛人之心。雖由近以至遠。至於一視同仁。無所不愛。聖人之至人也。故自其愛吾民。推而至於愛夫其民。又推而至於兼愛民。其大德也。故是以爲戰之道。不可違其時。不歷民於病。苟違其時。則寒暑失宜。疾疫由生。而民必歷於病也。曹操伐吳。時方盛寒。馬無藁草。人生疾疫。烏在其爲愛民哉。充國以正月擊弁羌。得計之理。又其時也。辛武賢知漢馬不耐冬。兵多羸瘦。欲分兵擊之。是知所以愛吾民也。彼國有喪可弔也。兵其可加乎。有凶可恤也。其可因而伐之乎。吳以其王卒而伐楚。蠻以大飢而攻楚。烏在其爲愛夫其民哉。楚聞晉喪而還。晉饑。秦輸之粟。是知所以愛夫其民也。隆冬大寒。手足可墮。師不可興也。盛夏炎熱。民多疾病。師亦不可興也。冬夏不興師。我之民得所利。而彼民亦得其利也。武王宣王之師也。武王十一月渡孟津。宣王六月伐玁狁。人皆謂其以冬夏興師。非愛民兼愛者也。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。按周禮有正歲。有正月。正歲者。先王之正歲。月建寅也。正月者。周之正月。子月也。周官布治教政刑。則用周之正月。其餘致治簡器。凡寓於先王之政者。則從先王之正歲。今武王以十一月渡孟津。則今之正月。乃春非冬也。宣王以六月伐玁狁。則今之八月。乃秋非夏也。武宣之意。所以兼愛民也。不違時。武曰。不

遠農時。不違農時。則民得足於食。故不歷民以所病之事。

故國雖大。好戰必亡。天下雖安。忘戰必危。

兵不可以數用。亦不可以不用。

數用之則好大喜功。窮民遠略。不可也。不用之。則無以守國。無以備敵。尤不可也。如之何哉。守之用不用之中而存之耳。蘇子曰。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。爲好戰則將爲秦皇矣。秦皇之國。非不大也。不再傳而遽亡者。非戰之過也。况兵猶火也。不戢將自焚。此好戰之所以必亡。康莊子曰。鞭笞不可偃於家。刑罰不可偃於國。征伐不可偃於天下。苟爲去兵。則將爲唐穆宗矣。穆宗時。兩河既定。天下似安矣。蕭俛議銷兵。及朱克融之變。而復失河北者。忘戰故也。况夫叛而不討。何以示威。此忘戰之所以必危也。與其忘。不可好。好之將至於亡。而忘之雖危。亦未至於亡也。成周之時。畿方千里。以爲甸服。其餘以爲公侯伯子男。成周之君。豈好用兵哉。戎狄膺之而已。荆舒懲之而已。非好戰也。方天下隆盛之時。而司馬之戰。四時之教。必致其謹者。不忘戰也。此所以爲極治之世與。

天下既平。天子大愷。春蒐秋獮。諸侯春振旅。秋治兵。

所以不忘戰也。

功成而作樂者。所以樂人心。因時而講武者。所以嚴武備。大抵天生五材。誰能去兵。傳嘗言之矣。而治不忘亂。安不忘危。傳又言之矣。故雖天下既平。天子大愷。而講武之事。未之或廢焉。愷者。軍旅所奏之樂也。周禮曰。凡師大獻。則奏愷樂。又曰。若師有功先愷樂獻于社。愷之爲言。釋怒氣而爲悅如風。謂之愷風。言其長養萬物而和樂也。天子於天下。既平而奏大愷。因功成而作樂。以樂天下之心也。然而功固可歌也。而武備尤不可以不備也。故春而蒐。秋而獮。春而振旅。秋而治兵。此因時而教戰之法也。蒐者。蒐而取之。方春物生。必擇其不胎者蒐取之。故春曰蒐。獮者少也。秋物方成。所得尤少。故秋曰獮。振旅者。班師也。春時農務始興。其可用兵乎。故以振旅爲名。治兵者。理軍也。秋時天氣始殺。正可以用兵矣。故以治兵爲名。按周禮中春教振旅。遂以蒐田。中秋教治兵。遂以獮田。則二者未始異也。今於天子言蒐獮。於諸侯言振旅。治兵者。互文以備之也。記曰。諸侯無故不爲田獵者。有刑。則諸侯未始不田也。故春秋之所講。皆得而行之。此無他。嚴內外之備也。臧僖伯曰。春蒐。夏苗。秋獮。冬狩。三年治兵。入而振旅。此皆教戰法也。春秋時。振旅愷以入于晉。言愷樂猶存也。至於冬大蒐。秋大閱。春治兵。亦得先王之遺意。然法言春秋。而不言冬夏者。亦舉此以見彼也。

古者遂奔不過百步。縱綏不過三舍。是以明其禮也。不窮不能。而哀憐傷病。是以明其仁也。成列而鼓。是以明其信也。爭義不爭利。是以明其義也。又能舍服。是以明其勇也。知終知始。是以明其智也。六德以時合教。以爲民紀之道也。自古之政也。

法曰。遂奔不遠。縱綏不及。杜預注。古者名退軍曰綏。晉秦未能堅戰而兩退。故曰。交綏。而衛公則極言其意謂綏御轡之索也。我兵既有節制。彼敵亦正行伍。故出而交綏。退而不逐。各防失敗也。李牧攻匈奴。一戰而北。匈奴逐之。乃以兩翼而勝。此逐奔之過爲人所勝也。晉人避楚三舍。楚人追之。爲晉人所敗者。此縱綏之過。爲人所勝也。其節如此。所以爲禮也。兵有以禮爲固者。今遂奔不過百步。縱綏不過三舍。豈不足以明其禮乎。不窮不能。而哀憐傷病。是以明其仁也。人之有能有不能。不能而強之。則人必死其所不能矣。豈仁也哉。人之調衛不時則有病。臨敵決戰則有傷。不能哀憐之。則失其所謂愛。豈仁也哉。吳子教戰之法。使強者持旌旗

。勇者持金鼓。此不窮不能也。至於爲卒吮疽。同甘苦。此哀憐傷病也。皆仁也。故以明其仁。成列而鼓。是以明其信也。師之耳目在旗鼓。一鼓不當則衆心疑。成列而後鼓。豈不足以示信乎。然宋襄公泓水之戰。不鼓不成列。似信也。何以致敗。襄公非行仁義之資。而欲使區區一鼓以取信於人。又安知其信之所任。然則襄公之不鼓。不如鼓。僥倖者之爲知權也。爭義不爭利。是以明義也。人皆知利之爲利。而不知義之爲利。其利大矣。子思曰。仁義固所以利之。苟不知義之利。而惟利是爭。吾恐其未見利。而先被其害矣。法曰。戰必以義。非以利也。高祖入關。秋毫無所犯。欲以與天下與討殺義帝者。利耶義耶。智者之義可知也。又能含報。是以明其勇也。高祖不殺子嬰。天下莫能與抗。光武不殺盆子。天下莫與之敵。夫人已降而殺之。不祥。服而舍之。所以示勇也。豈不足以爲勇乎。勇也者非暴也。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。鄭小國也。許服而舍之。君子與之其勇。爲如何。乃若白起坑秦卒。李廣殺已降。勇者固如是乎。故曰。禍莫大於殺已降。又曰。降者勿殺。服可不舍乎。知始知終。是以明其智也。易曰。知終始之變者。其知神之所爲乎。蓋無所不知之謂智。智之所極。可以窮天地。可以極鬼神。況於始終之義。始而知兵之可用。終而知兵之可寢。此智也。一說。始知兵之可用。終知兵之必勝。智也。湯以天錫之智。伐夏興商。其知終始爲如何。苻堅妄舉伐晉。而卒以敗亡。何智之

有。是六者以時合教爲民紀之道也。德不兼備。不足以教民。教不素講。不足以統衆。禮仁信義勇智。此六德也。一或不備。不足以教民。然德既備矣。苟不因時而教之。則無以素服其心。於人心不易統也。惟備其德。而教之有素。豈不足以爲紀綱而以統衆耶。傳曰。君子爲國。張其綱紀。又曰。以紀萬民。況兵之爲教。其不以是爲紀哉。凡此皆古之政也。以政言者。司馬夏官也。兵。政之事也。法。司馬之政也。豈得不謂之政。自古之政也。有四政同。其爲政則不同。此以教言。若三者。則皆戰事也。

先王之治。順天之道。設地之宜。官民之德。而正名治物。
立國辨職。以官分祿。諸侯說懷。海內來服。獄弭而兵
寢。聖德之治也。

三才之用。得其當。然後事務無不舉。萬邦之任。得其人。然後太平之治。可以致。夫在天有道。在地有宜。在民有德。吾能順之設之官之。則三才之用得其當矣。故揆之以名分則正。推之於事類則治。事務其有不舉乎。有國斯有職。有爵斯有祿。吾能立而下之。以是分之。則萬邦之任得其人矣。故內外之人。無不悅服。兵刑之用可以寢息。天下之治其有不